



●李国文专栏●

虚幻的美味

□李国文

老百姓喜欢美食,比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脚”,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

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高档一些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但是,吃过“鸡舌羹”,吃出刁钻胃口的张居正,要他在前门外小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人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同样,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上九下九哪条小马路的摊档食肆,满嘴流油地品尝“烧腊猪脚”,饮那种一股中药味的“五加皮”,肯定会大摇其头,并对他的小厮茗烟说:把马牵过来,还是回府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古时候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寻的。

当年,明朝高官张居正奉旨还乡,从北京经大运河,下江南,再去湖北江陵老家。一路上,大州小县,谁不找最好的厨子,做最好的菜,七碟八碗,山珍海味,呈供上来,努力拍他的马屁。可是,张首辅反倒皱着眉头说:没有一道菜是我想了的。

《红楼梦》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两个人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就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区别。

曹雪芹接着写道:“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地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这个细节挺传神,写出了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虽说着墨不多,却已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为官,方知穿衣吃饭。”

忽然想起,我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品味一次“红楼宴”的经历。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其中有一点尤其令人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能食粥,那么,绝对写不来《红楼梦》中的餐饮,毕竟,我没有那份经受过住自虐的定力。

那天,入席,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副陈设,那些杯盘、那套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冷盘,我就忍不住对一位现已故去的前辈讲,一个饥饿的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一桌珍馐佳肴,不知他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怎样的反应?恐怕,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说:“你成不了曹雪芹。”

这种在重新回味中的精神会餐,是对自己加倍痛苦的折磨。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就“泪尽而逝”。这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损,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很羡慕现在有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此,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

看来,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充分体会到大师的艺术功力,因为他几乎提供了有关饮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与味道等注意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无法达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每道菜式的来历与特点了。

随即联想到作家的成长环境,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只吃过猪头肉、只吃过炸酱面的平民社会中走出来的作家,要他来写“满汉全席”,那是非常困难的。

文学史上的作家,像曹雪芹这样世家出身的,也不是很多。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刘备与孙权等,怎么吃,吃什么,也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了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二郎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劫富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嘴里去,大概,谁也说不出。

奥林匹克之梦

——献给2022北京冬奥会

□郝立轩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的身躯长出了悠长的翅膀
在这繁衍着歌谣、谚语和诗经的土地上
我像凤凰出巢抖开了自由飞翔的羽翎
今天,我圆了一个梦
我发现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孤胆英雄
弥漫着雪花、松脂香和芳草绿的蓝天下
爱神丘比特已经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仆佣

哦,这个世界说大也不大
一朵雪花就能包容五洲四海亿万民众
这个世界说小也不小
一个滑道就能链接东南西北千家家庭
谁说雪花不打雷不吐蕊啊
每一片绿叶都珍藏着你的娇美面容
谁说雪花不抽穗不坐果啊
每一棵秧苗都鼓动着你的馥郁葱茏
看,绵绵群山之上
每一块石头都雕刻着攀登者的体能
每一棵松柏都映衬着冲刺者的剪影
只要你想到有多么神奇
你就会有多么美丽与丰盈
只要你渴望有多么精彩
你就会变得多么崇高与神圣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言
这不是没有边际的幻境
梦见精卫,我们就能填平大海
梦见嫦娥,我们就能直上月宫
梦见龙王,我们就会驰骋蔚蓝
梦见飞天,我们就会遨游太空
这不是难以跨越的高度
这不是无法企及的巅峰
梦见桃源,我们就是护花使者
梦见蓬莱,我们就是八仙神通
梦见大同,我们就是出关圣人
梦见奇迹,我们就是太行愚公

傲立地球的东方
广阔的视野就是世界的天窗
燃烧的圣火迎接八面来风
头顶鲜红的太阳
脚踏宇宙的中心
我们的名字和五环旗一道激越腾升
你的梦,我的梦,连在一起
就是激情澎湃的九曲黄河万里长江
你的手,我的手,挽在一起
就是梦魂萦绕的巍峨泰山雄伟长城
带上梦想出征,冰雪也会酿成琼浆
带上梦想赶路,跌倒也能焕发热情
让爱跟梦一起追,寒冬腊月也会刮满春风
让心跟梦一起飞,人字雁阵也会赞美和平

我深深地感谢你哟
从此不再将彷徨与踌躇当成一种期冀
灵魂深处种下了更加旺盛的生命火种
我深深地眷恋你哟
是你让我认识到语汇的博大无穷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平等参与的崭新天地
胜利者的微笑汇成这个世界美丽的风景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残疾还是健壮
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亲如手足的姐妹弟兄
无论黄色还是棕色,无论黑色还是白色
集合一起,我们共同创造地球村民的光荣

哦,我有备而来,切莫讥笑我幼稚年轻

我不相信哺育万物的母腹是太阳的黑洞
哦,我随遇而安,切莫嘲讽我知难而上
我不相信月亮的脊背是失魂落魄的阴影
越是艰险的地方越需要铺设心灵钢轨
越是凹凸的地方越需要友爱融化坚冰
这个世界绝不是数据构建的孤岛
我崇拜人类与量子量子产生的永恒爱情
相信吧,甘做盲人永远走不出长夜
相信吧,勇士眼前永远绽放着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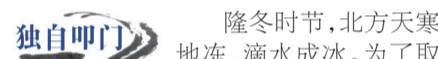
啊,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爱连五洲爱,情暖四海情
啊,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心随群山舞,血伴江河涌
什么叫毅力,什么叫力量
荣誉与成败同在一个公正的天平
什么叫目标,什么叫追求
时间与速度在灵与肉交融中诞生
你想站立巨人的肩头吗
你想摘取人生的桂冠吗
奥林匹克之梦,一个新生的梦
涅槃的是神鸟,再生的是金凤
奥林匹克之梦,一个流动的梦
包容的是世界,绽放的是文明
你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共圆一个更新更高的世界梦
他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共同见证更强更远的人类梦

啊,跳起来吧,舞起来吧,飞起来吧
忘掉自我才能跨越无法丈量的险峰
忘我是雷也,我是风暴,我是鹰
相信自己才能拥抱摆脱黑暗的黎明
在这里,一切的灰色都要回归于亮色
在这里,一切的规则都不能变成牢笼
在这里,一切的平庸都不能归于中庸
在这里,一切的裁决都要忠实于生命
来吧!来吧!拉住你的手,拉住我的手
感受生命中早已久违的那份感动
此时此刻,请和我一起向着蓝天许个愿
此情此景,请和我一起对着大地来祈福
只要心中怀揣不变的向往
只要胸中燃烧不灭的渴望
一个崭新的世界终会诞生在我们手中

哈哈,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太阳月亮和星星的颜色
就是金牌银牌和铜牌的颜色
总有一天啊,地球村民的徽章
会印进每个人的心胸
哈哈,今天我圆了一个梦
我发现金木水火土星辰与五环旗交相辉映
总有一天啊,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将成为全人类的舞台
共同唱响同一首圣歌
奥林匹克之梦,奥林匹克之梦

有暖炉的日子

□张燕峰



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为了取暖,家家户户都要生火炉。火炉在民间早已有之,白居易有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苏轼也曾感叹:“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温。”唐代诗人元稹也写诗说:“密宇深房小火炉,饭香鱼熟近中厨。”因了火炉,北方的人们安然度过了严寒,还给孩子们留下了关于冬天最美好的记忆。

从前,火炉大多是用泥做的,用胶泥盘一个中空圆柱体,最顶部是一个铁锅盖,炉底是用几根细棍按一定的间距焊接在一起,再用一截炉筒子接到火坑里。那时人们穷,买不起煤,大多用枯死的树根、树枝和牛粪做燃料,也有的用葵花和玉米的秸秆。这些燃料燃烧的时间短,需要不断添加,才能保证炉火不灭。泥炉保温性强,只要烧热了,两三个小时家里都暖融融的。

冬天,人们便雇了拖拉机去县城买煤。大同煤,好烧,释放的热量也多。火生着之后,一会儿工夫,煤就能熊熊燃烧起来了,炉膛被烧得红彤彤的,映照在人脸上也红扑扑的。这时,寒冷逃之夭夭,屋里温暖如春。炉火正旺时,人们便架一口铁锅放在炉上炖菜煮饭。能干的女人把土豆、胡萝卜切成块,与猪肉、白菜、粉条放在一起,再加上各种作料,一股脑地放在铁锅里。很快,这些食材就在锅里唱起了歌,“咕咚,咕咚”,伴随着缕缕白气,浓浓的肉香菜香,在空气中氤氲。孩子们早早地候在旁边,贪婪地翕动着小巧的鼻子,完全是陶醉的模样。大人们准备就绪,一家人围炉而坐,迎接吃饭那庄正时刻。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夜又格外漫长。大人们会抓几把黄豆和葵花籽放在炉盖上。几分钟后,黄豆就扭动圆滚滚的身子跳起了舞蹈,葵花籽也会像受了惊吓一样跳起来。随着“啪啪”的爆裂声,黄豆裂开了一条缝,葵花籽也张开了嘴。趁热吃上几粒,唇齿留香。孩子们吃得兴高采烈,大人们看得心满意足,脸上的笑意,犹如秋天原野上怒放的野菊花。

有火炉的日子,温暖安逸,也闲遐惬意。只要有乡邻来访,男人们总会在火炉上温一壶老酒,再切一盘自家腌的酸白菜,或者吩咐老婆炒一碟花生米,啜一口酒,慢慢品。品不仅是酒,也是生活的酸甜苦辣。聊聊一年的收成,谈谈儿女的读书情况和婚姻嫁娶,眼眸里流淌的是对生活热辣辣的希冀和憧憬。看看炕头的老人和可爱的孩子,心中就有了希望,日子就有了盼头,回头再看看相濡以沫满面风霜的亲人们,心中就生出许多责任和柔情。忽然想起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其中写道:“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地喝着。”看来,权贵也好,车夫也罢,都能感受到火炉燃起的惬意与满足。

近年,再也用不生炉子打发,火炉自然弃之不用,有的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有的在时光斑驳中锈蚀。不知道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的人们,是否会记起火炉,记起它带来的温暖和欢乐,记起一家人围炉而坐的一幕幕温馨画面。

贮存年味儿

□郑宁宇



“冬有千窗雪,花落成思念。一季风华,一季如约。”这是一句很多情的歌词。时光从花明柳媚丰盈的春日,瘦成了天寒地冻的冷冬小寒。想必先人有着极其浪漫的情怀,只是小小的一个节气便被描绘得如此唯美。

家在华北,古河细沙、老村黄土,滋养出了妙趣横生、五彩斑斓的童年时光。记得充满期待的腊八粥,那可是牵连岁月的通行证。喝过腊八粥,就迈进了年的门槛。

腊月廿三,迎来“小年”。各地过“小年”,日子不尽相同,从这天起,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了,做迎接过年的准备。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含义,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寄托着人们辟邪除灾、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家家户户把屋子里里外外清理打扫一遍,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庭院,掸拂尘垢蛛网。接着祭灶爷、办年货、写春联、贴窗花……淳朴善良的人们,通过忙碌渴盼更好日子的来临。

乡间的女孩子们,最喜欢穿上

新衣服。那时,兄妹众多,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来说,让孩子们都有新衣服着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管生活如何清苦,每年除夕,枕头下面总会有一件让子女惊叫连连,只是小小的一个节气,便穿上了新衣,才有过年的快乐与趣味。

记忆最深的那年,已近除夕,新衣服还没有影儿,天天跟在母亲后面追问。日子飞快地过去,新衣服总也见不到,急得坐卧不安。终于,年三十那天,父亲从集市上买了一块花布,母亲拿去找本家婶婶现剪现做。晚饭后,家里人挑灯夜战,布满油渍的煤油灯,跳跃的火苗,映着墙上不断晃动的身影。在担心与期待中进入梦乡,一大早被鞭炮声吵醒,一睁眼惊喜地发现,新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枕头边。那时,年味萦绕在欢悦的心底。

从小在农村长大,能吃上一顿美味的年夜饭,就感觉非常幸福。饭菜上桌,才觉得真正过年了,屋里房外、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闻到年的味道。那时,总想着要是天天过年该有多好啊。

大年三十那天,平时一向冷清

的厨房开始热闹起来,全家老少齐上阵,通宵达旦忙。一大早,母亲便会烧一锅开水,然后麻利地拔着鸡毛,嬉笑的小孩子则围在旁边,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极力想象着鸡肉的味道。

各家女孩儿通常也会有小小的收获,那就是用鸡毛做毽子。当时,盛行踢鸡毛毽,鸡毛洗干净晒干后挑出形状最好的几根,放在一个细细的塑料管子里,然后用钉子将汽水瓶盖里的胶皮垫和塑料管子固定在一起,一个鸡毛毽就做好了。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四季当中最丰盛的一顿,既是对过去一年总结,也是为来年图个吉祥好兆头,可谓“倾其所有,极尽奢华”。在北方,家家户户过年要包饺子,大家围坐在桌边,看着滚烫的锅里翻滚着饺子,冒着扑鼻香气,盛在碟中的各种美味佳肴,吃上一口,满口留香。谈笑间,不知不觉,窗外已是雪花纷飞。

快过年了,儿时的味道,记忆中的乡愁,悉数萦绕。思绪缱绻中,忽觉香气袭人,原来是书桌上馨香明艳的水仙花开了。

深冬乐事

□王太生

见别人快乐,自己也乐。自己快乐,是受别人感染的。观古人之乐,也咧着嘴,不由自主地跟着乐,因为随古人走入他所营造的喜庆情境。

明代高濂《四时幽赏录》中有“冬时幽赏十二则”: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茅山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观晚炊。

西溪道中玩雪,对普通人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去杭州,顶多不出二日,过一宿,次日返回,哪有时间在西溪道上浸淫,在路边塑小雪人,押的古人的韵,流露的今人的表情,慢慢欣赏这江南的美景。有位定居此地的书友,喜欢快走运动,这几年跑遍了钱塘山水,他坦言,在大城市里生活,在山间怀念,别有韵味。

冬天的十二件乐事,无法亲历,非此时此地的天气、环境、色彩、温度与快乐的成分,的确不能体验。

上了岁数,怕冷。冬天,坐在山间的屋前晒太阳,此时,茅草屋檐下的一丛梅花开了,有位邻居健谈,糍耙烤好了一起吃,还自娱自乐,说书给人听。开心时拍手,不知不觉,天色已经黑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山间的日子,每一天都属清欢。

冬日漫长,其中快乐,有点随

性而为,随意不受约束的意思。

雪落松上,雪在石上,执一竹帚,扫雪烹茶。茶经上说,雪水烹茶,乃上品,茶汤清亮,茶味香醇,此时,再拿出一张古画,细细品茶,慢慢赏画,不失为人生大乐趣。

“煨芋”的意境十分美妙。一堆炭火,将息未息,一点猩红,若隐若现,扔一只山芋在火堆上煨,整个夜晚,屋子里飘荡着山芋的醇香。

古人之乐,在于独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飞鸟是有声音的,扑入竹林的声音最雅。寒夜,听雪敲竹,这样一种天籁,非快乐之心所能洞察,所能体验。这种夜晚,人不眠,听雪花飞舞的动静,竹子发出窸窣之声,内心温暖,快乐而轻盈。

古时除夕,杭州城里家家户户都架柴燃烧,火光照亮了天空,敲锣打鼓,放炮点焰火,称之为“松盆”。此时,有着幽雅趣味的“人,登到吴山的高处,往南北一望,只见红光万道,火焰冲天,一片火云把街巷照得如同白昼。冬将尽,春天已不远了。

人生只合钱塘老,雪霁的傍晚,约二三好友登上古城楼,天光瞳瞳,四野洁白,泛着清幽之光,俯身低头,才发觉一座城池,早已半城青山半城水,炊烟袅袅,升腾人间烟火。

古典之乐,那些普通人的心情,经过诗意与升华,才获得新奇境界,变得与众不同。



束鹿八景新作(国画) 马忠田作